

美军对伊拉克战争的严肃反思

——评《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

修光敏

内容提要：2013年9月，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耶诺启动《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一书的编撰，旨在探索美军在伊拉克的经验，从而明确对未来的军事行动、军事学说、部队结构和组织制度的意义。这部两卷本的伊拉克战史由“伊拉克自由行动”研究六人小组执笔，2016年6月完成初稿，但由于书中不乏敏感内容，最终直到2019年1月才由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出版。全书主要从美国陆军的视角，通过描述入侵、暴动、内战、增兵、撤军五个阶段，完整详细地记录了2003—2011年伊拉克战争全过程，并且对美军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作为一部当代战史著作，全书资料详实，对战役的描写层次清晰，过程具体，包含大量细节且配有详尽的军事地图，书中的大量案例能验证或挑战当前各种反暴动理论。

关键词：奥迪耶诺 伊拉克战争 美军 反暴动 “觉醒运动”

一、奥迪耶诺与创作团队

雷蒙德·奥迪耶诺(Raymond T. Odierno)1954年出生于美国，197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同时也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毕业生。他曾三次被派往伊拉克，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几乎所有重要阶段。2003—2004年，他担任第四步兵师指挥官，调度军队从科威特进入伊拉克执行“伊拉克自由行动”

修光敏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IF)。2006—2008年, 奥迪耶诺第二次被派往伊拉克, 期间他聚焦民众保护, 成功申请增兵, 推动与逊尼派部落和解, 在环巴格达带状区域(Belts)打击暴动分子, 最终使得伊拉克安全局势幡然改善。2008年9月, 他第三次前往伊拉克并被任命为驻伊拉克联军(Coalition Forces in Iraq)指挥官, 在履行撤军使命的同时努力帮助伊拉克政府维持稳定, 2010年9月撤军任务完成。次年9月, 他成为美国第38任陆军参谋长, 直至2015年8月退役。

奥迪耶诺一直努力与美国政界、学界、媒体、公众以及阿拉伯民众沟通交流。2008年2月, 他利用从伊拉克短暂回国的机会, 面向纽约多个外交政策论坛、学术研究机构及国内、国际媒体发表关于增兵战略的讲话。3月, 他前往华盛顿向小布什总统介绍伊拉克局势及增兵进展, 同时也与智库会面, 并与国防部一同召开新闻发布会。2010—2011年在联合部队司令部(United States Joint Forces Command, USJFCOM)任职期间, 他总会挤出时间与那些对美国在伊拉克反暴动细节和策略感兴趣的媒体、研究者们交流。他总共接受了100多次美国和国际主流媒体的采访, 向美国、阿拉伯及国际受众传递伊拉克战争的经验、困难、美军取得的成效和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个人对于伊拉克稳定的愿景。与这种努力一脉相承, 奥迪耶诺编撰此书既为了帮助美军领导人从中汲取教益, 也是为了让公众了解美军在伊拉克的经历, 从而避免二者之间产生鸿沟。

本书的撰写团队“伊拉克自由行动”研究小组由六人组成, 其中主编分别为乔尔·雷伯恩(Joel D. Rayburn)上校及弗兰克·索布恰克(Frank K. Sobchak)上校, 前者于2013—2016年担任主编, 后者则于2017年接任此职。

在工作经历上, 两位不仅都有在伊拉克的实战经验, 也曾在其他地区参与过非常规战争。雷伯恩拥有25年的情报工作经验, 曾在伊拉克协助彼得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将军, 曾多次参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部署及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派的任务, 还以炮兵军官身份在波斯尼亚和科威特执行过军事任务。索布恰克则于1993年以军事情报官的身份在科威特开始其职业生涯, 2005年在第五特种部队负责指挥伊拉克的一个连队, 并曾在科索沃指挥特种部队执行任务。目前, 雷伯恩担任美国国务院驻叙利亚公使, 而索布恰克则于2018年8月退休。

在教育 and 学术背景方面, 雷伯恩于1992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之后在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取得硕士学位; 而索布恰克则分别在西点军校和乔治城大学获得军事史学士学位和阿拉伯研究硕士学位。此外, 他们都曾在西点军校讲授历史类课程(雷伯恩上校讲授英国和中东史, 索布恰克上校则讲授世界史), 并有伊拉克和军事方面的专著和文章出版。

除两位主编外, 该团队另外四名成员分别为珍妮·戈弗雷(Jeanne F. Godfroy)中校、马修·莫顿(Matthew D. Morton)上校、詹姆斯·鲍威尔(James S. Powell)上校和马修·蔡斯(Matthew M. Zais)中校, 其中蔡斯担任小组的执行长官(Executive Officer)。

首先,四位编者均曾参与伊拉克战争。从2002—2009年,戈弗雷曾三次赴伊拉克执行任务,分别供职于101空降师、驻伊拉克多国安全过渡部队司令部(Multi-National Security Transition Command-Iraq, MNSTC-I)和伊拉克情报与安全总部及部队战略接触小组(Force Strategic Engagement Cell, FSEC),并帮助策划了伊拉克国家和解倡议。莫顿曾作为一名校官在美军位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参谋部工作;鲍威尔于2006—2008年在伊拉克第三特种部队服役;蔡斯曾被派往海地和伊拉克,目前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拉克问题主任。

其次,在教育 and 学术背景方面,四位编者均毕业于西点军校。此外,戈弗雷和蔡斯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公共和国际事务硕士、博士学位和公共管理硕士、博士学位,莫顿和鲍威尔分别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德克萨斯 A&M 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戈弗雷和蔡斯都曾在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讲授国际关系课程,而莫顿和鲍威尔则曾任教于西点军校历史系。

丰富的实战经历和深厚的学术背景,使得该小组能够在三年时间完成50万字的初稿,这六名执笔者也被伊拉克战史专家迈克尔·戈登(Michael R.Gordon)誉为“军队中一些最聪明的军官”。¹

二、主要内容

早在本书出版之前,内部人士就已对此书赞誉有加。2017年6月,当时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历史学家赛思·森特(Seth Center)受邀担任评阅小组成员,他评价此书为“官方史的黄金标准”;奥迪耶诺的继任者第39任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勒(Mark Milley)评价执笔团队“干得非常漂亮”;时任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威廉·拉普(William Rapp)说他在2017年春第一次阅读此书时就非常满意,并力争由该学院出版此书。²

此书共分两卷。第一卷分为“前言”“从入侵到暴动(from Invasion to Insurgency), 2002—2003”和“从暴动到内战(from Insurgency to Civil War), 2004—2006”;³第二卷由“增兵(Surge), 2007—2008”“从增兵到撤军(from

1 Michael R. Gordon, “The Army Stymied Its Own Study of the Iraq W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2, 2018, [2 Ibid.](https://blendle.com/i/wsj-com/the-army-stymied-its-own-study-of-the-iraq-war/bnl-wsj-20181022-SB11199349825988833736404584511900982526802?sharer=eyJ2ZXJzaW9uIjoiMSIsInVpZCI6InhpdWd1YW5nbWluIiwiaXRlbV9pZCI6ImJubC13c2otMjAxODEwMTE5OTM0OTgyNTk4ODgzMzczNjQwNDU4NDUxMTkwMDk4MjUyNjgwMiJ9, 2019-03-19.</p></div><div data-bbox=)

3 一般而言,对 Insurgency 的翻译有“叛乱”“暴乱”和“暴动”几种,我们拟采用“暴动”。第一, Insurgency 最初是军事方面的术语,相较于 subversion 其突出特点是采用暴力手段推翻统治当局或迫使当局改变其意志,此翻译恰好强调了其“暴力”的特点;第二,此翻译在价值上相对中立,有利于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Surge to Withdrawal)”以及“最终结论”组成。

(一)“前言”。第一章作为前言,主要论述了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两对矛盾。一是美国军事学说与军事实践之间的矛盾。海湾战争后,重视高科技在常规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成为美国占主导的军事学说,但这段时间主要的军事实践却是兵力密集型的非战争行动,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现。二是美伊两国间的矛盾。美国的对伊政策从遏制变为政权更迭,到最后消灭萨达姆政权。战争期间,美国的对伊政策也经历多次转变。这两对矛盾贯穿全书,并在末尾得到总结。

(二)“从入侵到暴动,2002—2003”。2001年末,在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的要求下,中央司令部制定了入侵伊拉克和推翻萨达姆的应急计划,其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拉氏依靠高科技速战速决的思想。经数月筹备,美国领导的联军地面部队于2003年3月在科威特集结,21日从科威特发动对伊拉克袭击,到4月7日“奔雷行动”(Operation Thunder Runs)结束时推翻萨达姆政权,所用时间远少于之前计划的70—120天。这不仅出乎包括萨达姆在内的所有人意料,而且也使得美军来不及制定伊拉克的重建计划。不仅如此,美国政军领导人还被这次速胜所迷惑,导致其在关键窗口期制定的政策与稳定伊拉克的目的背道而驰。

1. 大量曾指挥入侵行动且对伊拉克情况较为了解的军官——从中央司令部司令到高级士官,都因各种原因被调离伊拉克战场。他们的接任者或资历尚浅,或经验不足,而且持续数月的交接在军队内部造成权力真空,这影响了战后伊拉克战略和军事行动计划的制定。

2. 政军关系不协调,使得美国各部门的对伊政策出现矛盾。保罗·布雷默(L. Paul Bremer)领导的联军临时管理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与第7联合任务部队和中央司令部三者间的关系一直未能明晰。布雷默于2003年5月发布的两道去复兴党化的命令不仅否定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司令部和联军的计划,也迅速在整个伊拉克造成权力真空,并导致不可逆的动荡。

3. 2003年5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宣布“使命已经完成”,美军已取得胜利,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宣布完全进入维稳阶段。但小布什总统过早的胜利宣言使得华盛顿忽视了战后重建这一更为严峻的使命。

由于以上原因,逊尼派和什叶派暴动组织针对联军的暴力活动在2003年夏天达到高峰。

(三)“从暴动到内战,2004—2006”。这段时间,联军的战略是尽快通过民主选举方式组建新的伊拉克政府,从而向其转移权力和责任。而逊尼派暴动组织则一直蓄意通过暴力手段将伊拉克拖入内战。双方持续拉锯,最终联军也未能阻止伊拉克陷入内战。

第一回合是从2004年初至2004年5月。2003年底逮捕萨达姆使得联军一度谨慎乐观。但2004年4月,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大规模暴动使联军陷入未曾预料的两线作战的被动境地,这个“黑色四月”(Black April)成为伊拉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回合是从2004年夏天至2005年1月。乔治·凯西(George W. Casey Jr.)接替理查德·桑切斯(Ricardo Sanchez)成为联军指挥官后,为了给2005年的一系列选举和新政府的组建创造有利条件,指挥联军于2004年8—12月在摩苏尔(Mosul)、费卢杰(Fallujah)等7个城市针对暴动分子开展军事打击。

第三回合是2005年1月至2015年夏季。1月的选举虽如期举行,但逊尼派对选举的抵制却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且教派势力操纵政治机器最终反而加速了内战的爆发。4月新政府组建后,联军未在巴格达部署足够兵力,针对政府官员和什叶派领袖的恐怖袭击持续增加。

第四回合是2005年夏至2005年底。为阻止针对巴格达的暴力行动,联军向西追击暴动分子。在这些军事行动的保障下,伊拉克于2005年10月和12月分别举行了宪法全国投票和议会选举。凯西希望加快向新政府转交责任和权力。

第五回合是2006年初至2006年底。2月,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 AQI)炸毁什叶派圣殿萨迈拉(Samarra)金顶清真寺,伊拉克陷入内战。但凯西未能及时调整战略。7月,巴格达出现严重教派冲突,且暴力冲突不断升级,10月,联军已无法控制局势。

(四)“增兵,2007—2008”。从2006年中期开始,小布什总统就已开始考虑增兵伊拉克。2007年1月10日,小布什总统在全国电视演说中宣布增兵决定。2月初,彼得雷乌斯接替凯西成为驻伊拉克联军最高指挥官,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战略调整。

1. 增强对巴格达民众的保护。5个新增旅中的前2个被安置在巴格达,以保护居民点免遭暴动分子袭击。同时,美军不再长期驻扎军事基地,而是通过前哨基地和联合安全站7×24小时全天候地保卫巴格达居民点,打击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暴动组织。民众安全的改善使得联军指挥官们得到的情报急剧增加,这有助于联军击毙或逮捕更多暴动分子,这反过来又让更多伊拉克民众享有安全进而愿意提供信息。由此,巴格达暴力活动受到抑制,局势进入良性循环。

2. 在环巴格达带状区域打击伊拉克基地组织。2005年以来,伊拉克基地组织在该区域积极活动,已严重危害巴格达的安全形势。因此,联军将后增援的3个旅派往该地区,并从2007年6月至2008年1月发动“幻影迅雷”(Operation Phantom Thunder)等三次行动,最终导致基地组织在该地区的系统瘫痪。

3. 2007年初,彼得雷乌斯和奥迪耶诺第一次从上至下将与“觉醒运动”(Awakening)中的逊尼派部落实现停火作为最优先事项。2017年夏,一波停火浪潮席卷伊拉克西部和中部,数以万计的前逊尼派暴动分子与联军组成新的同盟,共同对抗伊拉克基地组织和其他逊尼派极端组织。至此,驻伊拉克联军自2004

年秋以来首次夺取主导权。

4. 帮助马利基政府打击什叶派暴动组织。从2008年3月至6月,马利基政府与伊朗支持的萨达尔民兵组织(Sadrist militias)和马赫迪军(Jaysh al-Mahdi)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和萨达尔城爆发战斗。联军暂停了与基地组织在摩苏尔的最后决战,帮助马利基政府取得胜利。这不仅使马利基真正成为伊拉克强有力的领导人,也使其政府重新夺回了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

(五)“从增兵到撤军”。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对伊拉克反暴动的大量资源投入难以为继。2008年签订的“美伊安全协定”规定,到2011年底,美军将完全从伊拉克撤出。清晰的撤军时间表对驻伊美军和伊拉克局势造成了不良影响。伊拉克基地组织趁美军于2009年7月从伊拉克城市撤出后,于当年8—12月在各大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炸弹袭击。曾在2007—2008年间帮助联军逆转局势的“觉醒运动”也在马利基政府和基地组织的双重压力下于2010年开始消亡。伊拉克基地组织在2011年开始恢复并最终建立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什叶派民兵组织也于2011年中期袭击美军。2013年,伊拉克重陷内战,之后费卢杰、摩苏尔等城市再度陷入恐怖组织之手。

(六)“最终结论”。在本书的最后,作者从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对伊拉克战争进行了总结。

1. 对未来战争的战略意义。在军事学上说,伊拉克的维稳和反暴动被证明是兵力密集型行动,因为在伊拉克战场上需要与当地建立联系,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保护民众。因此,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要克服长期以来认为技术优势总能替代兵力的认识。这是对海湾战争以来美军片面重视技术优势的军事思想的一种反省。

在政治上,一方面,有限的军事行动(如推翻萨达姆政权),也可能导致政治崩溃,国家陷入混乱。另一方面,选举也并不总能稳定局势。虽然美军认为选举将产生具有合法性的伊拉克政府,进而稳定伊拉克局势,但2005年的选举却加速了种族—教派冲突及之后内战的爆发。这是美国贸然入侵他国并企图将本国制度强加于人所结出的恶果。

此外,美军还认识到:由多国部队组成的联军军事效能并不尽如人意,邻国对于反暴动的成功与否有着重要影响,为维护美国利益,美军需要在东道国维持安全援助部队并进行安全部门改革。

2. 战役层面的教训。如兵力不足:在整个伊拉克战争中,指挥官都面临着兵力与军事任务难以匹配的问题。¹美军的作战计划过于乐观:2003年的入侵计划

1 彼得雷乌斯在他主持编写的《反暴动战地手册》FM 3-24中指出,如要有效开展反暴动行动,1000名当地居民中至少需要20名反暴动军人。参见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he U.S. Army-Marine Corps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U.S. Army Field Manual No. 3-24/Marine Corps Warfighting Publication No. 3-33.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aragraph .1, p. 13.

就对伊拉克严重缺乏了解,之后的计划制定者(除了2006年末和2007年初)都认为安全形势将不断改善,驻伊美军应不断减少。对伊拉克的关键区域不够重视:2003—2006年,联军指挥官都未能认识到带状区域在保卫巴格达方面的重要性。军队变革对战争的影响:2003—2004年期间对旅级战斗队的重组使得美军在2005年不得不依赖作为后备役的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

3. 美军在战术方面的创新。这包括从2003年至2006年,指挥官们在缺乏统一教育培训的情况下,从实践中自学反暴动战术。2006年之后,指挥官们灵活地在地方层面与“觉醒运动”中的逊尼派部落达成和解,这在之前的军事条例中并不存在。2005年之后,美军的军事和民事活动逐渐步调一致,并建立起有效的紧急医疗运送体系等。

三、贡献与特点

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贡献或提供借鉴。

(一) 本书主要从美军视角,按时间顺序,以月份为标度单位,完整详细地记叙了2003—2011年的伊拉克战争史,这在同类著作中并不多见。¹ 这一方面使读者能够从头至尾了解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能够系统阐述美军是如何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产生和发展。

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觉醒运动”。² 原来早在2004年春夏之际,海军陆战队的部分军官就开始接触并武装安巴尔省的阿尔布·尼姆(Albu Nimr)和阿尔布·伊萨(Albu Issa)两个部落。虽然这项尝试于2004年夏天被迫停止,

1 许多书籍往往只聚焦于伊拉克战争中的某一阶段。如凯西在他的回忆录中只论述了2004年7月至2007年2月这一阶段,参见George W. Casey, Jr., *Strategic Reflections: Operation Iraq Freedom (July 2004-February 2007)*,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伊拉克战争的论述只限于2006—2011年这一阶段,而且还论述了阿富汗战争,参见Robert M. Gates, *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小布什总统的回忆录只重点论述了伊拉克战争中2007年“增兵(Surge)”战略的实施,参见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0; 迈克尔·戈登和伯纳德·特雷纳合著的《收官:伊拉克战争内幕,从乔治·布什到伊拉克·奥巴马》是少有的完整地论述2003—2011年伊拉克战争的著作,但此书并非专门论述军事方面,参见Michael Gordon and Bernard Trainor, *The End Gam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Iraq: From George W. Bush to Barack Obama*,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2。

2 对于这一事件,国内已经意识到其重要性,但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如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葛腾飞在文章中曾将“觉醒运动”作为伊拉克局势改善的两大重要原因之一加以论述,但并未详细分析这一事件产生的原因、背景,及美国推动这场觉醒运动的过程,参见葛腾飞:《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78—94页。

但为以后的类似行动积累了经验。¹ 2005年夏天,伊拉克基地组织和逊尼派部落关系恶化,同时联军向西直入伊叙边界,因此逊尼派部落和联军一起打击基地组织,成为“觉醒运动”的早期根源。² 2006年9月,正当巴格达地区陷入内战,局势恶化之际,安巴尔省部落联盟安巴尔紧急委员会(Anbar Emergency Council)宣布与联军合作共同打击伊拉克基地组织,这标志着“觉醒运动”形成。与此同时,美军也努力克服行政阻碍,将其纳入安巴尔省正式的安全部门中。2007年增兵战略开始之后,在彼得雷乌斯和奥迪耶诺的指挥下,联军加速与逊尼派部落和解,产生于安巴尔省的“觉醒运动”进一步扩展,和增兵战略一起稳定了伊拉克局势。

(二)作为一本当代战史著作,本书综合运用了多种史料。作者团队不仅阅读了3万多页的官方解密档案,还参阅了重要人物的回忆录和战地军官的手稿,并进行了100多次采访。这些努力不仅使得本书能够清楚地说明联军方面的情况,也能从对手的视角出发进行论述,最终呈现较为完整的叙事。³

1. 本书通过对联军各级军官进行采访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使得本书关于联军方面的观点权威可信。比如关于联军在2003—2006年执行的转移战略(Transition Strategy),作者团队通过对凯西的采访,了解到此种战略源于其在波斯尼亚指挥维和行动的经验,而凯西的观点与时任美国对伊作战指挥部的副指挥官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三人遂成为转移战略的支柱。⁴ 到2006年春天,凯西虽然已经意识到冲突性质发生转变,但仍固守经验,过于乐观,坚持教派矛盾应由伊拉克人自己解决,最后导致转移战略失败。⁵

除美军之外,作者团队还采访了英国的格雷姆·莱姆(Graeme Lamb)中将并了解到,早在2006年9月,他就基于自己在北爱尔兰反暴动的经验,探索与逊

1 Colonel Joel D. Rayburn et al.,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Carlisle, Pa.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9, Vol. 1, p. 329; 一些观点认为2005年这些部落与外国军队的接触仍然几乎不存在,本书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此类观点可参见 Ellen Knickmeyer and Jonathan Finer, “Insurgents Assert Control over Town near Syrian Border,”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200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9/05/AR2005090500313.html>, 2019年5月8日登录。

2 Colonel Joel D. Rayburn et al.,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Vol. 1, pp. 458-461.

3 此外,作者团队将为撰写本书参阅的上千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解密档案都公布在网上,供公众下载查阅: <https://ahcc.armywarcollege.edu/CENTCOM-IRAQ-papers/index.cfm>。

4 Colonel Joel D. Rayburn et al.,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Vol. 1, p.320.

5 Ibid., pp. 559-560.

尼派暴动组织领导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并得到了彼得雷乌斯将军的支持。¹

2. 从国防分析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联合任务部队等机构中获得的资料则有助于作者团队从伊拉克方面进行分析。比如，国防分析所的威廉·科纳尔(William Knarr)和朱利安·阿尔福德(Julian Alford)向作者团队提供了他们对安巴尔省阿尔布·马哈尔(Albu Mahal)部落领导人马哈拉维(Kurdi Rafee Farhan al-Mahalawi)的采访，该领导人阐明了该部落之所以要在2005年夏天与美军合作打击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原因。国防分析所已退休的理查德·韦尔奇(Richard Welch)上校贡献的资料则是马赫迪军高级领导人卡查里(Qais al-Khazali)向他解释该组织在2004年末进行战略调整的背景。来自第7联合任务部队的备忘录则证明早在2004年，伊拉克国防部长阿里·艾拉维(Ali Allawi)就曾预言逊尼派暴动分子将从环巴格达带状区域向首都发动武装袭击并煽动教派冲突。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翻译的系列档案则说明了萨达姆政权与恐怖组织的关系。

3. 除了文字材料之外，书中还配有大量由美国陆军军事史中心(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的官方地图绘制人员制作的专业地图，此类地图能直观展现当时局势，这在同类著作中并不多见。

比如，第9张地图“基地组织在伊拉克，2006年12月”就描绘了增兵战略实施前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极盛状态：第一，巴格达被基地组织聚集区包围；第二，从拉马迪(Ramadi)到伊叙边境的整个幼发拉底河沿岸都是基地组织聚集区；第三，从摩苏尔和拉马迪，基地组织都有交通线延伸至叙利亚境内。²而根据第17张地图“2008年1—3月幻影凤凰行动”可以明显发现，相较于2006年12月，此时伊拉克境内及巴格达周围集中连片的基地组织聚集区已大为减少，从拉马迪至伊叙边境幼发拉底河沿岸的聚集区已经消失，但从摩苏尔延伸至叙利亚的基地组织交通线仍然存在。³两相对比直观地表明联军在环巴格达带状区域的军事行动及对“觉醒运动”的支持已取得效果，但是美国在打击基地组织方面未能获得叙利亚的支持。

1 Colonel Joel D. Rayburn et al.,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Vol. 2, pp. 145-146。这说明在反暴动，尤其是与逊尼派部落和解方面，英国军官利用英国的反暴动经验，对美军是有帮助的，但在相关文献中，这一点鲜有提及，参见 Ellen Knickmeyer and Jonathan Finer, “Insurgents Assert Control over Town near Syrian Border”; Mark Wilbanks and Efraim Karsh, “How the ‘Sons of Iraq’ Stabilized Iraq,”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17, Issue 4, Fall 2010, pp. 57-70; Myriam Benraad, “Iraq’s Tribal ‘Sahwa’: Its Rise And Fall,” *Middle East Policy*, Vol.18, Issue1, Spring 2011, pp.121-131。

其实，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反暴动时就注意借鉴英国在马来亚反恐的经验，并邀请参与马来亚反暴动的英国军官罗伯特·汤姆森到越南实地指导“战略村”的建设，参见 Robert Thompson, *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Experiences from Malaya and Vietna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6。

2 Colonel Joel D. Rayburn et al.,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Vol. 2, p. 57.

3 Ibid., p. 342.

(三) 本书对伊拉克战争中各战役的描写具体清晰, 包含大量细节和系统总结, 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美军对战役的准备、组织和实施过程。在此仅举2004年11月第二次费卢杰战役加以说明。¹

1. 战役前: 描述了费卢杰暴动组织的基本情况, 包括其派系构成、相互关系及教派矛盾; 描述了美军的战前准备, 包括与伊拉克政府及军队的协调合作, 以及战役开始前的人事变动和军队部署。

2. 战役中: 此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系列空袭、心理战和信息战, 目的是迷惑那些顽固的暴动分子并击毙敌方重要领导人。

第二阶段是通过占据城市西边的半岛地带、桥梁以及市医院, 将费卢杰市区孤立起来, 同时干扰城内通信并切断电力供应。

第三阶段是实际攻城阶段。2004年11月8日夜间, 美军由北向南开始进攻。9日清晨, 先头部队到达市郊。此时美伊联军和敌人的兵力分别为18000人和4500人。之后的巷战十分惨烈, 顽固的敌人安置了数百个简易爆炸装置, 美军缓慢推进, 损失不小, 但战斗中海豹突击队和海军陆战队密切配合。在美军猛攻面前, 暴动分子进行了流动防卫, 3—6人组成一个小组, 装备有轻武器和火箭筒。美军则对敌人进行了迅速而有效的封锁。9日晚10点, 联军向南推进到城市东西向主干道10号高速公路; 11日, 第1和第7团级作战队并肩清除高速公路以南区域的暴动分子。此时, 暴动分子作战空间被压缩, 其作战小组规模开始增大, 有时达到50人, 其中许多人选择战斗至死。13日, 有组织的抵抗都被剿灭, 但由于隐藏的暴动分子依然存在, 此后战斗仍持续数周。

除了文字描述外, 本书第15张地图也清晰地描述了费卢杰的地形和城市布局、联军的部署、包围圈及几次攻势。²

3. 战役结束后: 本书对双方伤亡人数都有详细统计, 还对联军表现进行了总结, 尤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此次战役导致的负面影响: 大量清真寺和房屋被损毁; 击毙扎卡维 (Abu Musab al-Zarqawi) 的竞争对手, 导致其对统一圣战组织 (Tawhid wal-Jihad) 的控制进一步巩固; 存活下来的暴动分子向西逃到拉马迪、哈迪塞 (Hadithah)、阿基姆 (Al Qa'im) 等地并恢复元气等。此外, 对战役后大量美军迅速撤出的策略也提出了质疑。

(四) 本书作为一本叙事性战史著作, 收录的大量案例构成一个庞大数据库, 可以验证或质疑相关理论, 在此仅举两例加以说明。

1. 曾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澳大利亚籍反暴动军事专家戴维·基尔卡伦 (David Kilcullen) 在其《意外的游击战》一书中提出, 外国对恐怖组织在东道国的活动

1 Colonel Joel D. Rayburn et al.,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Vol. 1, pp. 344-357.

2 Ibid., p. 350.

予以干预往往会产生副作用。一方面,这些外部干预会使那些原本反对恐怖组织的当地民众和团体出于自我保护或宗教认同转而与之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恐怖势力会与当地恐怖组织相互勾结,最终使恐怖势力更加强大。¹

2004年夏秋之际联军在伊拉克西部的系列战役及其影响印证了这种理论。在伊拉克国内,这些战役破坏了萨迈拉、摩苏尔、费卢杰等逊尼派城市带和当地经济,大批逊尼派民众沦为难民或陷入贫困,因而被扎卡维用金钱招募。与萨达姆政权有联系的逊尼派抵抗组织在战斗中遭受重创,转而加入扎卡维的组织。为吸引国际支持,扎卡维于2004年10月宣誓效忠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并将其所辖组织更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而本·拉登也视伊拉克为全球圣战的中心,并对扎卡维大力支持和倚重。²至此,扎卡维的势力反而更加强大,最终于2006年将伊拉克推入内战。

2. 曾参与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军中校约翰·纳格尔(John Nagl)曾在《学会用小刀喝汤》一书中,比较了英军在马来西亚和美军在越南的反暴动案例,并借助组织理论指出,美军失败的原因在于其组织文化阻碍了其在反暴动中实现军事革新。³

根据本书的描述,美军在伊拉克进行了大量创新。如2004—2006年,特种行动部队在打击网络化暴动分子方面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内部创新,同时常规部队重新采用传统的反暴动战术;2007年后,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简易爆炸装置对美军造成的损害。2005年,凯西在巴格达北部的塔基(Taji)建立反暴动学院(COIN academy),并从阿富汗借鉴了省级重建队(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 PRT)的机制。2007年后,驻伊联军学会了与逊尼派部落打交道,并用金钱扩展“觉醒运动”和瓦解暴动组织等。

如果如纳格尔所言,美军的组织文化阻碍了创新,那么美军在伊拉克的这些创新和调整从何而来?诚然,部分调整来自于基层部队,但仍有不少创新(尤其是在2007年之后)来自于华盛顿和联军高层,他们又是如何克服美军组织文化的负面影响的呢?这都是本书对既有反暴动理论提出的新挑战。

四、不足之处

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或值得商榷之处。

(一) 本书对彼得雷乌斯经历的介绍不够详细,影响了对一些战略和事件的

1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5-38.

2 Colonel Joel D. Rayburn et al.,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Vol. 1, pp. 393-396.

3 John A. Nagl, *Learning to Eat Soup With a Knife: Counterinsurgency Lessons from Malaya and Vietna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完整叙述。彼得雷乌斯是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于1987年凭借博士论文《美国军事和越南教训》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5年，被派往海地执行维和任务；1995—1997年，领导第82空降师第1旅从事低烈度战争训练；2001—2002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服役10个月，他在那时就已重点关注维稳和反恐。早在2003年夏天，时任101空降师师长的彼得雷乌斯就做过与暴动分子和解的工作。¹ 彼得雷乌斯这些重要的个人背景和经历，书中并未论及。正是因为有这样长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他才能在2007年上任后进行战略调整，稳定伊拉克局势，他的思想也被称为“彼得雷乌斯学说”(Petraeus Doctrine)。²

此外，本书在最后总结时认识到叙利亚的重要作用，但对彼得雷乌斯争取叙利亚合作的努力却未提及。事实上，早在2003年，彼得雷乌斯就认识到叙利亚对稳定伊拉克局势的重要性，并曾开放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Nineveh Province)的边界。2007年重返伊拉克之后，彼得雷乌斯更是希望能与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当面对面接触，探讨两国在打击基地组织方面的合作，并得到阿萨德的正面回应。³ 于是，从2007年10月开始，彼得雷乌斯屡次向华盛顿提出造访叙利亚的想法。⁴ 但小布什总统由于顾及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最终婉拒了彼得雷乌斯的要求。⁵ 虽然华盛顿中东政策的矛盾使彼得雷乌斯在这方面难有作为，但他有关叙利亚的思考和行动却被证明是符合反暴动规律的。

(二)“觉醒运动”是伊拉克战争中的重要事件，本书系统阐述了其兴起、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但并未详细记录和解释其消亡的过程。究其原因，还在于本书论述的视角和主要内容都集中于美军，而对于伊拉克的政治论述不够充分；而“觉醒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虽与美军密切相关，但其衰落消亡却与伊拉克政治，尤其同马利基政府与什叶派、逊尼派的关系密不可分。考虑到本书主题，如此取舍无可厚非，但对于想要了解“觉醒运动”全过程及其对伊拉克反暴动影响全貌的读者则不无遗憾。⁶

本书论述的视角和主要内容都集中于美军，而对于伊拉克的政治论述不够充分。

1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孙成昊、张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 Andrew J. Bacevich, "The Petraeus Doctrine,"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302, Issue 3, October 2008, pp.17-18, 20.

3 Gordon and Trainor, *The End Game*, p. 462.

4 *Ibid.*, p. 462.

5 *Ibid.*, p. 463. 事实上，小布什政府一直将阿萨德政权视作中东地区的麻烦制造者，2007年9月，以色列在美国的默许下采取军事手段摧毁了叙利亚的核反应堆，参见 Gates, *Duty*, pp. 171-177。

6 这方面也可参阅 Gordon and Trainor, *The End Game*, p. 463; Jon Scott Logel, "Book Review of *The End Gam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Iraq: from George W. Bush to Barack Obam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6, Issue 4, Autumn 2013, pp. 140-141.